台前,每天師伯都會在這

謙自/

草莓圃就在我書房的窗

漫這澆水、除草的工作。 裡出現,專注、自得地重

J幾眼,望著那吮飽水分 由得多看備受照料的 「它 每次行經窗前,我總不

出的點點鮮紅,心中怦然

和在綠葉掩蓋下忍不住露

精神抖擞的簇簇綠葉,

增添幾分的「期待」。

的伴送下,飄散出引人的翠綠色蒂頭,在春風徐徐,晶瑩光鮮,配上微捲的

的神情,師伯笑著說了這你吃!」看到我貪婪著迷你吃!」看到我貪婪著迷

复日紅莓

句話,轉身而去。

下午,師伯如約地給了

,不時漾著草莓般的紅潤美的封號,因爲她的雙頰

擺好搓衣板、刷子……。這些 ,又是一個清新的開始。 眺望青翠山巒,迎接可愛朝陽 泡肥皀水、外衣送進洗衣槽、 洗衣場,開始一天的洗衣工作抽了衣袍,不假思索地走向 衣前準備工作:將衣服分類、 同組師兄未到達前,先做好洗 。二百多個日子,每天慣例在 早齋回向結束,踏出大殿,

動作已是熟悉得近乎機械化, 可以不費半點心思做它,就如 我們不能從這些平淡的事件裡嗎?然對一個行者而言,如果佛……,不也是規律而又單調齋、做執事、上課、出坡、念

如是行過

程般,成爲僵化的模式 ,那麼,修行生活也會同洗衣過

望著一件件交織**著**骯髒物、

作的當下,得到成就的啊!為命力的投注,和每一個刷洗動 惱的滌除,却是在我們念念生 ,要怎麽洗都可以,不會有人 師父曾告誡自己的話:「洗衣念偸心起來的時候,同時想到 追究。但是,福德的培植,煩 啊!修行的天地原是這麽寬廣 口、意三業的塵染……。」是 ,不僅是洗除衣服表面的汚垢 重要在洗淨無始以來的身、

還有别人?還是……就在這一 好?或是慢條斯理地洗,反正

"要起。"「當你的手搓洗著一件的模樣,師父的話再度在耳畔走往浴室時,那份喜悅、滿足衣服送到師兄手上,望著他們 的習氣就像沾在衣服上的油垢 件髒衣服時,有沒有想過:人 、汚點,只要你耐心去刷洗,

什麽我要忽視「洗衣」這麽一

呢?是趕時間隨便搓洗幾下就

呆滯不耐的心,可不正是我應件日常微小的事情呢?我這顆

爐」了。將一堆堆摺疊整齊的一堆「香噴噴」的衣服已「出一堆「香噴噴」的衣服已「出常落日餘暉籠罩三寶山時,常努力刷洗的「汚垢」嗎?

,去挖掘出生命源頭的活泉,平淡、重複而又單調的事相中麼是修行。那就是:在每一件麽是修行。那就是的事相中 就會褪失了.....。 就在此刻,我彷彿領略到 日、二日……那汚點慢慢地

禪,乃至吃飯、痾尿、便溺都水有運水的禪,劈柴有劈柴的禪,连衣的禪,男坐有打坐的大德的慘學過程裡,洗衣有洗大德的慘學過程裡,洗衣有洗 根,細心耐煩參究的啊! 有禪。修行的生活,要咬緊牙

/自軒

了起來,我該用什麼心態去洗淌過汗水的衣服,我不禁猶豫

同周而復始的僧團生活作息!

每天準時上早晚殿、過堂用

咀嚼出佛法歷久彌新的意義 黑亮的眼睛,微翹的鼻

放在碟子供將起來。我一粒草莓,我立刻把它

終於找到了一位如意郞君在「草莓」的精挑細選下在「草莓」的精挑細選下 迷倒多少年輕小伙子。

有在丈夫極高興,或為了「草莓」這個封號,只

股似酸似香的怪氣味。扭曲。偶而,它會發散一身驅,因為缺乏水分而呈

聞。甚至,一天一位濶别 祝賀她生日時,才難得聽

,在秋陽的斜照下,擁著

地方等著她,一股死亡的間的手術刀,正在不遠的朦朦中,她恍若看到時

朦朦中,她恍若看到

片死寂的寧靜。

擴大,像極了少女絳紅色來臨,這抹紅暈似乎逐漸

片淺淺紅暈,隨著夕陽 白玉色的碟面,映照上

子,唇角隨時上揚的笑意

角色,新婚時的柔情蜜意

來。

母之餘,還要扮演賢妻的

莱的尾端,向蒂頭蜷曲過

牠們侵犯我的草莓。蒼蠅

韓而散,不一會兒,又

,襯上緋紅的臉頰,不知

逐漸地變了形,擦地板成

深深的黑紅,飽滿欲滴的,紅潤鮮麗的色澤,轉為

原來煥發的光采黯淡了

迅速飛攏過來。

女兒嫁了個博士,蝴

,隨著沈重的生活壓力,

了假日唯一的消遣活動。

地澆著水,不時還彎下身 噴水壶,在草莓圃上悠悠陽台上,心鏡師伯拾著

,在綠葉叢中翻尋著…… 只見她一會兒喃喃自語

,一會兒發出幾聲驚喜的

規則的殘跡。 古銅色的燭台上,結下不 色的蠟油不斷地流落,在 夢幻般迤邐的新白紗行過醉人。當音樂悠揚響起, 辭默地在時空裡燃著,紅 停。唯有桌前一對紅燭**,** 、讚語,在笑聲中頻頻相 的酒渦,如夏日紅莓般的 私色的地毯,親友的祝福 胖透出 奕奕的 光芒,嘴角 結婚典禮那天,她的雙 服時,才翻出來憑吊一番 憶海底藏埋,只有在曬去 已沈封箱篋,在蓬深的記 妥的絳紅色禮服,如今也 昔日爲于歸宴席,繞過意識過來。 竞讓她楞了半响,許久才 七、八年的好友返國省親 。有一回,丈夫看她望著 無數街口,好不容易才選 一句:「嗨!草莓嗎?」 打電話給她時,劈頭的

,審視可愛的草莓。 第二天,我又來到桌前

衣服出神,還取笑她:

是一個模子鑄出來的!」

音:「哇!你跟你媽簡直 個的,聽到對方驚羨的聲

,忙著爲她介紹這個介紹那

出了會場,女兒挽著她

由得泛起了一抹笑意。

她的笑意更濃了!

走在校園裡,過往的男

麽?反正『現在』穿也穿

「老古董囉!留它做什

「咦!

我『現在』不能

代,不自覺地,把頭高高代,不自覺地,把頭高高,她恍惚又回到年輕的時發,紛紛報以愛慕的眼光

回没壓力,應該可以保持用線懸掛起來,心想:這找了根釘子,我將草莓 起一層暗暗的黑色! ,竟因爲接觸碟面,而泛 我訝然了: 它的底部 甘示弱的反唇相擊。 穿,『以後』可以留給 玲做嫁粧啊!」她立刻 不下了。」 但,是啊!她怎麽忘了

葉叢中摘了四、五粒成熟

師伯和我小心翼翼地從

終於,第一季的收成來

的草莓,捧在手上,爱不

忍釋地觀賞。

一粒粒紅潤欲滴的草莓

而也夾雜著一點點草莓殘夜裡,當晚風拂過,偶 它的鮮美吧! 餘的芳香。

經是二個孩子的媽了!「過去」的草莓,草莓

紅,她不禁黯然……。

,是蜜斯佛陀塗出來的腮

-一如往昔紅色的雙頰

,「現在」的草莓,不是

族生活,回到家,在做良診……,加上忙碌的上班 飯,半夜裡抱著孩子掛急 ,沖牛奶、洗屎片、熬稀 孩子一 **個跟著一個** 到來

秋陽斜照

像一隻張開的小手掌,從的蒂頭慢慢枯黃、乾萎, 由於脫水的關係,草莓

著草莓高興的打轉,好 沒多久,草莓四周已經有 慶祝找到豐盛美味似的。 隻蒼蠅聞香飛來,繞

她優良遺傳——黑眼珠、畢業典禮上,遠望著有 領獎的俏模樣,她臉上不,身著黑袍,輕快地上台 紅雙頰的女兒,頭頂方帽高鼻子、彎嘴唇,以及鮮

溜狗回來一道吃早餐。 「安樂椅」上,等著老伴 好,早早便上了床,她習 那片聲浪驅走滿室的寂寞慣地一個人打開電視,讓 已將老伴的衣服洗好,晾 跨過**圍牆,**爬進屋角,她 早晨,當陽光輕悄悄地 上竹竿。然後坐在窗前 夜裡,老件因爲身體不 的

著自古以來不變的叮嚀… 父母親帶生日禮物回來··· 著雪花的玻璃窗上,等著 咚咚的小臉蛋兒,貼在飄 :。燭光下, 父母正重覆 ——一個小女孩將她紅螢幕上,新的戲碼正上

看到一張刻意裝扮的粉臉 不意在車子的後照鏡裡, 出了桉門,坐上轎車,的昂了起來。

趕緊關了燈,和衣 刻痕的臉龐嚇個正著!她 台鏡子裡,一個爬滿歲月 中驚醒,睡眼惺忪的拉上螢幕跳動聲,把她從瞌睡 電視,轉個身,却被梳妝 沙、沙、沙……」的 歌之思想

冬日廻想

驚喜! 還會在綠叢中發現另一個 ,將它送回泥土裡。 心想:明日,或許師伯

圓成

無上菩提。

同往善處

國公民。往日喧鬧的小屋順利的拿到綠下,成為美翩翩般出國去了;兒子也 ,此刻,却覺得遙遠而陌這個跟她生活數十年的人 望了望身旁酣睡的老件, 的冬夜裡廻盪。 生。 屋外幾聲狗吠,在靜謐

西?又臭又醜,掛在這裡「自謙師,這是什麼 東 奇妙的湧上心頭。…… 恐懼,伴著安息的希冀,

招人嫌哪! 我解下線上乾癟的草莓 「把它丢了吧!」「一粒風乾的草莓。」

璞自/

拾屑海膈

瀚海,已遥遠 羅足水畔 衣下僧鞋 長衫搖起 望穿 赤子眼底, 遥遠地呼唤, 滌沁心垢,

虚波沈澱 于極目 窮眺 雲底畫處,

風隱隱 只 嶙岩 自無處來,向無處去。 恁地 漁舟 潮來 潮往 點點 升起,

菩薩親證底真言 聽清聲 遂 虔誦 祈願 融注了心靈 是 普陀底清音? 普施 僧訴人說 法流 源自靈山? 向虚空 上昇。 水中央 運影 杂杂湧現 絡繹 低廻 載魂魄 執識幻犬身一 話 喪驅底泳者 錯落佇立 法界一切衆生 圍坐 歲月底蝕痕 **|**輪廻

万為仁聖之長春花心の傷物命 光入為主宜在切時 子女 兜氎 Marcher Ch. 11/1/2